国学文化经典读本

现代十家词精萃

中山大学中文系 主编
姚达兑 编注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现代十家词精萃 /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 ; 姚达兑编注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1.8
（国学文化经典读本）
ISBN 978-7-5360-6235-1

Ⅰ. ①现… Ⅱ. ①中… ②姚… Ⅲ. ①词（文学）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Ⅳ. ①I22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1735号

责任编辑：温文认　欧阳蘅
技术编辑：易　平
封面设计：林露茜

出版发行　花城出版社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（广州市番禺区石楼）
开　　本　880毫米×1230毫米　32开
印　　张　8.875
字　　数　250,000字
版　　次　2011年8月第1版　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定　　价　1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　37602954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http://www.fcph.com.cn

目录

前言 / 1

陈洵（1870～1942） / 7
杨圻（1875～1941） / 37
王国维（1877～1927） / 58
吕碧城（1883～1943） / 84
黄侃（1886～1935） / 113
夏承焘（1900～1986） / 132
詹安泰（1902～1967） / 159
丁宁（1902～1980） / 185
沈祖棻（1909～1977） / 208
饶宗颐（1917～　） / 229
参考文献 / 261

前　言

词初起于唐，乃乐府之遗，声诗之属。晚唐五代时“花间词”和“敦煌歌辞”已颇流行。“花间词”出于士大夫，多作于饮筵席间。“敦煌歌辞”则作者较杂，内容多样，流传民间亦广。敦煌《云谣集》为现存最早词集。《花间集》则是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，其沉艳风格奠定了“词为艳科”的本色传统。五代以南唐、后蜀君臣之词最为著名，其中李煜的成就最杰出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评：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”亡国之音，血泪写就，自是哀恻动人。王国维又评李煜：“俨有释迦、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。”此语虽稍过誉，也足证李煜之伟大。花间词人以温庭筠、韦庄名声最著。温词大多秾丽绵密，韦词则倾向清丽疏朗。两者浓淡、疏密有别。在温、韦之外，另一颇为重要的词人是孙光宪。孙词得之中正，且视野开阔，清刚妩媚，不尽一味沉艳绮靡。

词至两宋，无体不备，盛极一时，使宋词有一代文学之称。宋初之时，士大夫乃多衍仿花间之作，后人遂称之为“宋初体”（刘熙载《艺概·词曲概》）。至柳永一出，“凡有井水饮处，皆能歌柳词”。柳词多近俚俗，故能一时洛阳纸贵。

但在士大夫看来，却是不足取的。与柳永同时的晏殊就曾讥笑柳词过于香艳、俚俗，后来李清照也责其“词语尘下”。柳词另一特征是讲究词之用笔，如能用逆笔、上下阕情景互生，是为“屯田（柳永官至屯田员外郎，故称）家法”。由柳永始，慢词逐渐发展起来。慢词真正集大成者是周邦彦，其词笔最为讲究。周氏提举大晟府（官方音乐机构），为词的音乐性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。周氏发展了柳永、张先的慢词写作套路，影响了南宋姜夔、吴文英、王沂孙等人的慢词创作，有“结北开南”之功。两宋期间，大家云集，大小二晏、秦七黄九、苏辛、易安幽栖、白石玉田等等，各有其胜。其中，苏轼以诗为词，词风较为豪放，却被李清照讥为“句读不葺之诗”。后辛弃疾以文为词，又扩大了豪放词风。豪放词风虽在当时被认为是“要非本色”，但至元代则渐被接受，与婉约词风分庭抗礼。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，唐五代两宋词之流变大致渊源若此，后世通变应当如何，或可从中得一二启发。

入元代后，词在宋朝遗民中还有发展；至明代，则进入中衰期；到有清一代，词学复振起大盛。明末清初阳羡派陈维崧独尊辛弃疾，风格雄深雅健，甚至达于霸悍。清朝稳定后，阳羡派则渐被浙西词派代替。浙西派倡导者朱彝尊，为一代词宗，高举宋末词人姜夔、张炎，倡为“清空醇雅”之词，一时影响极大。然而，浙派词的表达内容较为狭窄。至清中期，经学家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，逐渐融和了浙西派。张氏编《词选》，提出“比兴寄托”主张，并将花间温、韦之词，比附离骚，自此词体益尊，词业鼎盛。随后周济标举“问途碧山（王沂孙），历梦窗（吴文英）、稼轩（辛弃疾）以还清真（周邦彦）之浑化”，此即常州词派之学词门径。碧山词最重寄托。学词者，可先有寄托入，后又无寄托出，求诸“烟水迷离之致”。梦窗和稼轩，一密一疏、一重一轻，一阴柔一阳刚，趋

于两极。学词者可视个人才性如何而选择，以补弊纠偏。至于清真词，音律协和，笔调多变，字格俱在，学词者正可模仿，求其勾勒“浑厚”，以达重、大、拙之境。再者，周邦彦一生无多重大波折，正如一般人的人生一样，故而可学。前人云“功夫在诗外”，须知大凡可学者，如格律如门径，仅为一般人导以入门而已。

自周氏列出词学门径后，清代中后期，学之者甚夥，尤以学梦窗词者最多。因为王沂孙生平难考，碧山词寄托遥深，虽云“问途”，但终究能得之者极少。此集所选詹安泰词即是一例。自周济开列门径后，二百年间，“问途碧山”四字，唯詹氏得之。辛弃疾是天才，一般人学稼轩词反而最易犯粗豪、叫嚣之病，须另以补救。此集所选夏承焘词即为学稼轩上好典例。夏氏天分、学力俱是极高，其词以白石（姜夔）救稼轩，是以“清空醇雅”融托豪迈疏旷，因而兼得白石、稼轩二者之长。梦窗词以晦涩著称，可学的是其“密丽”词风。“密”即章法谨严，“丽”即词面漂亮。梦窗词须是静心细读多遍，方能体味其好处。前人有云：“非绝顶聪明，勿学梦窗。”此论也颇过，然而梦窗词腾挪起伏之笔法，确可为学词之训练。但名家作手运笔之时，恐怕不会如此特意讲究。现代词人能“火传梦窗”（朱孝臧语）者，即此编中所选之陈洵。以上所列三家——王沂孙、辛弃疾、吴文英，是为回应常州派词学门径之说。也可备为后学者，一条门径之选。唐宋去当代已远，许多词句、典章和人事都湮没难考，学之者也望洋兴叹。在摹习唐宋词之外，另一条学词之路，即从清代、民国入手，时代稍近，有大词人、大学者，且有门径可踵武其后，故而也可推荐。

“学词门径”者，是为一般人而设。天分卓绝，自是不受拘束。清末杨圻，诗宗盛唐，词则南唐后主之遗。其才华、身

世正与李煜颇为相近。其词哀感顽艳。销魂词客，绝代江山，得南唐三昧之正也。近代大学者黄侃之词则情文深造，清丽温婉，雅近淮海（秦观）、小山（晏几道）。冯煦曰："淮海、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"黄侃之词有些近似淮海，但实是源出小山。小山千古情痴，其痴癖也在不可学之数。此为天性使然。集中所选杨圻、黄侃两家词，惊才绝艳，可堪玩赏。

现代女词人颇夥，因选集所限，聊备三大家。吕碧城、沈祖棻与丁宁可鼎足而立，并称二十世纪三大女词人。三者之中，本色词两家，是沈祖棻和丁宁之词。近人多将沈、丁两人拟为易安（李清照）。但在易安之外，沈祖棻更接近晏几道。沈词可评以："江山飞燕，家国斜阳；韦（庄）冯（延巳）遗响，凌越易安（李清照）。"其词中常有"江山"、"飞燕"、"斜阳"等字眼，暗合身世家国之叹。丁宁之词则芳馨冷艳，凄咽空灵，也是时代、身世使然。两家俱守律极严，铸语精工，词心婉曲。然而，沈词缠绵温厚，丁词清峻凛冽，一热一冷，面目稍异。两家全面继承了唐宋婉约词风，可为本色词之两翼。另一位女词人吕碧城，才华卓绝，足迹遍及五洲四海。她将异地见闻，兼镕经史，入诸词作，皆是前人未道之境。吕碧城与丁宁也有共通之处：其一是词中有豪壮之语，巾帼不让须眉，盖因两人乃隐娘红线之流；其二是词风中冷峻的一面，也较为接近。

通变篇仅列三位，分别是王国维、吕碧城和饶宗颐，都是在现代时期不破词体，且又开拓千年未有之境的词人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将千年词学一分为二，自此往后，则为现代时期。其词则小令当行出色，且迥前贤，惜乎慢词非其所能。王氏自云其词："自南宋以后，除一二人外，尚未有能及余者，则平日之所自信也。"王氏之词融入中西、古今哲学思考，凡抒情、造境，大多为表达哲理。饶宗颐自称其继承詹安泰（早期词风

颇为哲理味)、王国维未竟之业，其词也重在说理。饶氏倡“形而上词”，为千年词学另开一境，是学人之词的一个极致。施议对先生评“形而上词”为词之现代主义者。古今情、景妙语，几乎皆为前人道尽，说理一途，虽是新境，然而也恐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。欲大为发扬之，也极难矣。饶宗颐词的另一特色，是和吕碧城相近，即为描摹域外事物，但比吕氏走得更远，中外古今无论情、景、理，都可融入词中。饶氏现出版词作中，有一部分遍和了周邦彦所有词作，可谓已尽得清真词之神髓。后出转精，集大成者，莫过于此。凡此“通变”三家，虽列之以启后学，但恐非常人能及。

本集衍用丛书题名和体例，题为《现代十家词精萃》，所选十家，每家十首，合百首整。所选词家按作者生辰先后时间排列，因各有侧重而分“天才”、“门径”、“本色”、“通变”四部。正文体例依次是：诗人小传、集评、诗题、题解、作品、注释。本集所选词作部分已有前人注释，已在参考文献一节中列出。在此谨向这些前辈学者，致以谢忱！今年春夏之交，仆幸于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处，亲沐教泽两月有余。本集之选受施先生诸多启发，在此谨纪渊源、铭恩戴德。本集初稿完成之后，又得承谭步云、彭玉平两位先生教正，在此也一并致谢。其他赐教师友，恕不一一列出，但感恩之心，不敢或忘。集中疏漏、不当之处，尚祈读者赐正！

姚达兑

2011 年 8 月

现代十家词精萃

陈　洵（1870～1942）

字述叔，号海绡，广东新会人。补南海县生员。少有才思，因家贫随父至南海经商，后往江西瑞昌，为知县黄元直家塾师。自此，客居江右十余年。其间，曾游北京、开封、沪、杭等地。返粤后，以授徒自给。“岭南近代四大家”之梁鼎芬推崇其词，将其词与黄节之诗并称“黄诗陈词”。后居广州，与粤剧名伶李雪芳（雪娘）交善。雪娘艺誉与梅兰芳并称“北梅南李”。雪娘过浙江、沪上赈灾义演，携先生所咏词，恰被诗界词坛名宿陈三立、朱彊村等人读到。朱氏读之大诧，以为陈洵之词真能得梦窗之神髓。后又将先生与况周颐（夔笙）合称“并世两雄，无与抗手”。又为其校印所著《海绡词》，并题曰：“雕虫手，千古亦才难。新拜海南为上将，试邀临桂角中原，来者孰登坛?”龙榆生称：“自斯论一出，而海绡词名遂震耀海内。”1929 年，因朱彊村之荐，先生任广州中山大学词学教授。1937 年战乱起，中山大学迁避西南，先生以老病未随往。1938 年，移居澳门避乱。1940 年，复回广州。逾两年，日寇入侵，广州沦陷，病卒，年七十二。

先生著有《海绡说词》等作。有词籍《海绡词》，前二卷收入朱彊村所编《沧海遗音集》。1942 年，龙榆生将《海绡词》未刊稿载于《同声月刊》。现有最全版本为刘斯翰《海绡词笺注》，录词二百四十八阕。

先生词学常州派，主师周（邦彦）、吴（文英）。其著《海绡说词》自谓："吾年三十，始学为词。读周氏（指周济）四家词选，即欲从事于美成（周邦彦）。乃求之于美成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求之于稼轩（辛弃疾）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求之于碧山（王沂孙）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于是专求之于梦窗，然后得之。因知学词者，由梦窗以窥美成，犹学诗者由义山（李商隐）以窥少陵（杜甫），皆涂辙之至正者也。今吾立周、吴为师，退辛（弃疾）、王（沂孙）为友，虽若与周氏小有异同，而实本周氏之意，渊源所自，不敢诬也。"又谓："清真格调天成，离合顺逆，自然中度。梦窗神力独运，飞沉起伏，实处皆空。梦窗可谓大，清真则几于化矣。由大而几化，故当由吴以希周。"陈永正先生《岭南历代词选》评："陈词早期力学吴文英，字面奇丽秾密，意境晦涩。中岁后稍参周邦彦之浑厚和雅，晚年之作净洗铅华，运密入疏，寓浓于淡，极见工力。"

赞曰："倚伏提顿，密丽精严；神骨俱静，火传梦窗。"

【集评】

朱孝臧手批《海绡词》："神骨俱静，此真能火传梦窗者。"又，"善用逆笔，故处处见腾踏之势，清真法乳也。"又，"卷二多朴遫之作，在文家为南丰（曾巩），在诗家为渊明（陶潜）。"又，《致陈述叔书札》："公学梦窗，可称得髓，胜处在神骨俱静，非躁心人所能窥见万一者，此事固关性分尔。"

叶恭绰《广箧中词》卷三："述叔词最为彊村翁所推许，称为一时无两。述叔词固非襞积为工者，读之，可知梦窗真谛。"

熊润桐《陈述叔先生事略》："先生之词，虽由梦窗以溯清真，然常自谓得诀于汉魏六朝文，不但规模于赵宋诸家也。其论词旨要，则以'重、拙、大'三字为归，此其义又岂词所能

尽？……先生每念遭世衰微，埋忧无所，亦乐以词自托云。”

朱庸斋《分春馆词话》：“述叔晚年之作，其卷三各词，多有转近玉田（张炎）者，不过法度仍为梦窗。其《琐窗寒·重九》一阕，已掺进白石、玉田风骨，故其致熊润桐函自称‘中有极自赏’语。大抵作家暮年多运密入疏，寓浓于淡，即学古之篇，亦去貌存神。”

陈声聪《论近代词绝句》：“深辞密意海绡词，更为周吴进一思。自是偏师尊涩体，能言琴带拙声宜。……洵词专为梦窗，秾丽不及，而深涩过之，尝言：‘昔朱复古善琴，言琴须带拙声，否则与筝阮何异。’”

钱仲联《近百年词坛点将录》：“马军五虎将天猛星霹雳火秦明——陈洵。”

富寿荪、沈轶刘《清词菁华》：“洵与顺德黄节齐名。其词组织精严，所作大抵醇深浑雅，运意渊微，高者能抗衡朱（祖谋）、郑（文焯）。遣词纡徐，寄兴在从容不迫处，而感时伤乱，不掩其忧。梁鼎芬、朱祖谋特重之。”

刘斯翰《〈海绡说词〉研究》：“海绡是将‘留’作为连笔的基本大法，并将‘复’、‘伸缩’、‘勾勒’、‘照应’、‘提煞’、‘脱换’、‘离合顺逆’、‘空际转身’、‘潜气内转’、‘笔笔断笔笔续’等诸法作为其组成部分……”

黄兆汉、林立著《二十世纪十大家词选》：“然其虽欲造美成之堂奥而终不能得，以学梦窗太过，虽有婉曲低徊之致，而亦步亦趋，下语不够晦涩而境界不宽。至其佳处，情深意足，珠圆玉润，虽朱祖谋辈不能抗手。偶学疏放，颇得苏、辛家数，惜乎亦仅属凤毛麟角。”

解连环

癸卯八月，相国寺街访瑶华故宅。
顾视辛丑回銮置顿，抚事郁伊。正不止怀古切声也。[1]

【题解】

此词作于1903年，载各版本《海绡词》之卷首。刘斯翰先生《海绡词笺注》评析云："开卷第一篇，如人之面目，故为词家编集所重。据朱孝臧称，《海绡词》卷一乃其意为选定篇次，此词明示词家政治立场，乃朱、陈所共持者也，语云：'诗人言志'，朱氏取之弁首，意在斯乎？词中'概从销歇'四字，无限感慨，以此收拾上阕，亦干净利落。"上引所谓"政治立场"，乃是晚清帝后党派之争中，支持光绪帝推行"百日维新"的改良派立场。

上阕以"风雨如晦"兴起。大雨洗刷尘霏刚停，晚风又送来声声梵钟，让人倍觉凄凉且孤独。芳草斜阳，喻指国势危颓。"归妾"又暗合珍妃之死。庚子事变，帝后仓皇逃离北京前，慈禧将光绪帝的爱妃赐死。此事对于拥护光绪帝的陈洵来说是不忍道出的，故换用"归妾"字眼。前两句以萧瑟氛围衬写清廷之将亡。"又入"句从光绪帝回京说起。"铜驼"、"烧灰"，概写归京后所见。八国联军进北京城烧杀掳掠，洗劫之后，留下一片狼藉。"黍宫"，原典指周代犬戎破镐京，杀周幽王，平王东迁洛邑，后来有士大夫经过故宫，见宗庙宫室尽生

禾黍，不禁有江山兴亡之悲叹。此处指光绪帝在庚子之乱后，重归宫中，不禁悲叹。下阕回笔写词人的感慨，又有思归之意。“西风”句，指此时已是八月寒秋，又指八国联军的入侵。着一“又”字，足见天地无情。“故国秋回”，扣紧时序，补写悲秋。末句谓，至此吊古伤情，不若归去，好好珍惜岁月。此时，清室将亡，先生羁留于外，也无所作为，故而倦旅思归。

此词题为访瑶华故宅，触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而作，梁栝历史事件，吊古伤今。词语多是化自王沂孙、吴文英之词，而词风神韵极逼肖，得诸密丽厚重。

梵钟寒徹，洗尘霏暂阁，晚吹还掣[2]。
背细草、闲语斜阳，早魂断燕飞，那时归妾[3]。
又入铜驼，烧灰冷、似僧能说[4]。
想双蝉暗掩，梦短黍宫，概从销歇[5]。

西风又红水叶[6]。念江淮未霜，北雁先别[7]。
数倦程、独客销凝[8]。忍重写伤心，雨铃残阕[9]。
故国秋回，怨过眼、芳菲鸣鴂[10]。
劝行人，未须吊古，但思岁月[11]。

【注释】

(1)“癸卯”，即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。“相国寺街”，在河南省开封市，以街有大相国寺而得名。“瑶华”，瑶华道人略称，原名弘旿，字恕斋、醉迂，号一如居士，清宗室。乾隆年间封固山贝子，能诗工画。“辛丑回銮”，初印本作“庚子西巡”。辛丑年（1901），慈禧与光绪帝从西安返北京，途中供帐甚盛，经开封，驻十余日。吴永《庚子西狩丛谈》载：“（十月初二日）抵开封省城驻跸……行宫陈设极壮丽，入内瞻仰一周，俨然有内廷气象矣。”“置顿”，安置处所。帝、后出巡，所设

置途中居停之处。《隋书·炀帝纪》："每之一所，辄数道置顿，四海珍羞殊味，水陆必备焉。"（2）"梵钟"句："梵钟"，佛寺中的大钟。开封大相国钟楼存有清代巨钟，高约四米，称"相国霜钟"，为汴城八景之一。清·纳兰性德《浣纱溪·小兀喇》："犹记当年军垒迹，不知何处梵钟声。莫将兴废话分明。""洗尘霏"，指阵雨洗去尘霏。"暂阁"，暂停、暂歇。"晚吹"，晚风。（3）"背细草"句："归妾"，《诗经·邶风·燕燕》："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，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"毛传云："《燕燕》，卫庄姜送归妾也。"刘斯翰《海绡词笺注》按："写庚子之变，慈禧、光绪逃离北京前，光绪帝目睹珍妃被慈禧太后赐死，词家所不忍言也，因以诀别（归妾）喻之。"又，宋·范仲淹《苏幕遮》："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"（4）"又入"句："铜驼"，典出《晋书·索靖传》："靖有先识远量，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门铜驼，叹曰：'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'""烧灰"，即劫灰，劫火的余灰。南朝·梁·慧皎《高僧传·译经上·竺法兰》："昔汉武穿昆明池底，得黑灰，问东方朔。朔云：'不知，可问西域胡人。'后法兰既至，众人追以问之，兰云：'世界终尽，劫火洞烧，此灰是也。'"后因谓战乱或大火毁坏后的残迹或灰烬。上引句中法兰为印度来华僧人。此句写帝后回銮所见。"烧灰"，即指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，烧杀掳掠后的一片狼藉。（5）"想双蝉"句："双蝉"，谓手帕，语本唐·王建《宫词》："缠得红罗手帕子，中心细画一双蝉。""黍宫"，指经八国联军之乱后的清宫。语出"黍离"典，见《诗经·王风·黍离序》："《黍离》，闵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，至于宗周，过故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，闵周室之颠覆，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。"后遂用作感慨亡国之典。又，"梦短黍宫"，化自宋·王沂孙《齐天乐》："短梦深宫，向人犹自诉憔悴。"（6）"西风"句："西风"，秋风，此时八月；西风又可指入侵的八国联军。故而此句有"又"字，意指外国军队两次入侵北京事件，一为"火烧圆明园"，一为"庚子事变"。"又红水叶"，典出此处暗用"红叶题诗"，结成良缘一典。出处有若干，情节略同，人事各异。唐宣宗时，舍人卢渥偶临御沟，得一红叶，上题绝句一首，遂收藏于箱箧中。后宫中放出宫女择配，不意归卢者竟是题叶之人。见唐·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十。其它出处，恕不赘引。（7）"念江"句：时先生正馆

于江右，已有归意。“北雁”，雁为候鸟，每年秋分后由北南飞，故称。隋·江总《于长安道归还扬州》：“心逐南云逝，形随北雁来。故乡篱下菊，今日几花开。”(8)“数倦程”句：“倦程”，疲惫的行途。唐·李商隐《肠》：“倦程山向背，望国阙嵯峨。”“销凝”，销魂凝神。宋·柳永《夜半乐》：“对此佳景，顿觉销凝，惹成愁绪。”此句写回首倦游，为之黯然。(9)“忍重写”句：“雨铃”，原意为雨中闻铃声。又是“雨霖铃”略称，唐教坊曲调名。唐·郑处诲《明皇杂录补遗》：“明皇既幸蜀，西南行初入斜谷，属霖雨涉旬，于栈道雨中闻铃，音与山相应。上既悼念贵妃，采其声为《雨霖铃》曲，以寄恨焉。”唐·元稹《琵琶歌》：“因兹弹作《雨霖铃》，风雨萧条鬼神泣。”此处借唐玄宗事，映写光绪帝。(10)“故国”句：“故国秋”，唐·许浑《韶州送窦司直北归》：“客散他乡夜，人归故国秋。”“芳菲鸣鴂”，化自战国·楚·屈原《离骚》：“恐鹈鴂之先鸣兮，使乎百草为之不芳。”(11)“劝行”句：宋·赵师侠《念奴娇》：“杜宇多情芳树里，只管声声历历。似劝行人，不如闻早，作个归消息。”又，宋·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：“更那堪、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”

琐窗寒

寓斋闻落木

【题解】

此词载刘斯翰先生《海绡词笺注》卷一。先生曾自谓其词初学王沂孙，此词多处浑化王沂孙诗句和句意，即可见一斑。又，王沂孙在宋亡之后，曾赋《水龙吟·落叶》，以寓亡国之哀，身世之感。先生此词感兴意会皆近王词。此词兼及比兴，

咏落叶、含悲秋，同时隐含前清遗民怨悱，可见其眷恋旧朝，自伤零落的心态。

词义层层勾勒。首句即渲染了一个孤清冷寂且悲凉的氛围。屋顶瓦上原是生满苔藓，如今又积着一层白霜；冷冷的月色渗过屋檐摇摆的女萝；此际，又听到风吹叶落的声音。次句换笔写“梦转”，是对上句的补写。一梦醒来，先前门径里一片绿阴，如今却是满地落叶。第三句借用“红叶题诗”一典，写前清遗民天涯沦落。意即：当他去翻残书时，不经意间发现夹在书间的红叶，叶上写满了旧时的情事。上阕末句是点题：未忘怀清室。“唱蝉”，即喻清室也。

下阕“野水荒沟”回应上阕“红叶题诗”一典。原典是指宫女题诗于红叶之上，并让红叶随御沟流水带出宫外。但此词中，“御沟流水”变成了“野水荒沟”，即托出了今昔沧桑变化的感叹。“空山”句以下，则写前清遗民的怨悱。他们隐遁江湖，同病相怜，怨意难消。

此词萧瑟凄凉，借落叶悲秋，寓清室之兴亡，遗民之怨苦。刘斯翰先生评曰：“上阕写眼前，仅拈出一红叶题诗作点染，下阕绾合世间天涯沦落人，境界转大，章法可玩。”

甓藓雕霜，檐萝扫月，叶吹重听[1]。
匆匆梦转，改尽绿阴门径[2]。
掩残书、错翻堕红，旧情未了芳题省[3]。
又石阑几片，如何不护，唱蝉凄冷[4]。

愁凝。秋天迥。但野水荒沟，故寒新暝[5]。
空山自好，未与宫槐同咏[6]。
想江湖、摇落正多，雨声不到宵更永[7]。